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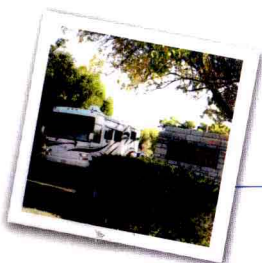
全球首部原生态纪实自然呈现
央视《华人世界》力推环保大使

开着房车走北美

融融◎著 ——历时三年
北美野生圈生动纪实



华人女作家融融开着房车走遍北美，带你走进最动人的大自然



她开着房车走遍北美，走进野外，将我们拉至小鸟、海豚、松鼠的身边感受它们的灵性，感受上天造物的神奇。

世界到底有多美？我们根本说不清。

北京燕山出版社



开着房车走 北美

融融◎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开着房车走北美 / 融融著.
- 北京 :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402-2650-3

I. ①开… II. ①融… III. ①游记—中国—当代
IV. ①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86264号

开着房车走北美

作 者 融融
责任编辑 常思薇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53号 邮编 10005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小森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mm $\frac{1}{16}$
印 张 13
字 数 90千字
版次印次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6.8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序言

从自然文学到环境文学

文/俞宁

“文学即人学”曾是个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的“基本文学理论”。它本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各种“以人为本”思潮的理论概述。而中国文人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把人文主义的种种思想又进一步简化为口号，就使“文学即人学”成了深入人心的一种偏见。把原来颇为广泛的文学概念限定为自恋的独白。

时移世易，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们在生存环境急剧恶化的压力下，悄悄地放弃了这口号和理论偏见，再回过头来重读几千年的文学史，就很容易看到古代文学作品本身根本不支持这样的口号。我们的先民总是沿着河流创建他们的文明，而与我们共同生存的飞禽走兽也逐水草而居，是我们的紧邻，是我们的生活伙伴、朋友——当然也难免沦为给我们提供卡路里和蛋白质的食物，正如我们也有可能沦为它们的食物一样。这种亦敌亦友、相生相克、密不可分的关系注定了我们人类行为之一——文学活动——不可能把它们排除在外，更不可能把将我们与它们连在一起的那张疏而不漏的生态大网排除在外。

翻开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第一章第一篇，我们看到的首先是与我们共享自然栖息地的水鸟：“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我们沿河而居，雎鸠则在水中沙洲上筑巢。到了春天，生命本身的律动催促鸟儿为物种繁衍而欢唱求偶，而它们的歌唱引起了河岸上人类生命的共鸣，就有了紧接在后面的两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关雎》一章曾被“以君为本”的文人出于政治目的而曲解成歌颂“后妃之德”；后来信奉“以人为本”的文人猛烈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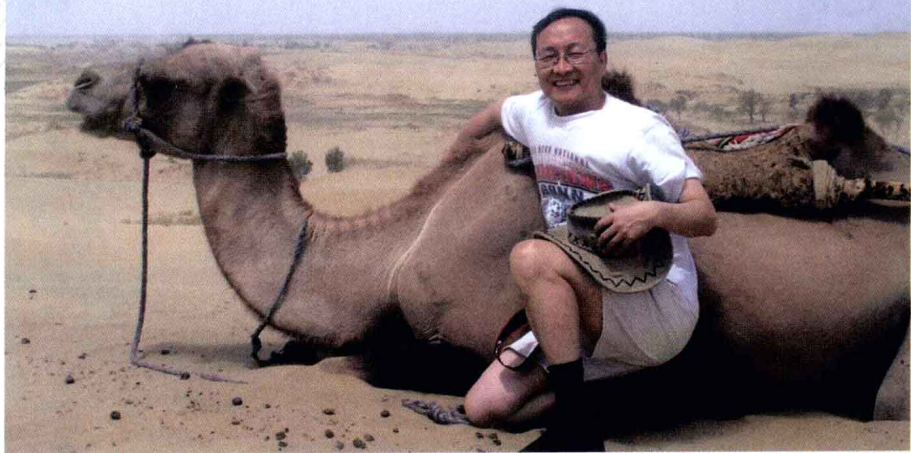




抨击了这种曲解，并引用了一套文学术语，说这两句诗是“赋、比、兴”中的一个“兴”字，以水鸟为“引子”，“兴”起对人间男欢女爱的热烈讴歌。这样一来，本来平行、平等的人鸟关系一下子就变成了以人为主、以鸟为辅的主次关系。更有甚者，人、鸟所赖以生存的共同栖息地——沙洲、水流、河岸——在这两种文学解读中都失踪了，充其量也只变成“背景”，而失去了它们在原作中所具有的主体位置。

女爱之所以值得讴歌，因为它是生生不息的象征，但生命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于一男一女之间，而是作为一个结点，与一张大网，生命之网，生态之网。人作为一个结点与在同一网上的其他结点——随水漂浮的苕菜，关关高唱的雎鸠——相连相通，相依为命。大自然生生不息之厚德，孕育了人间的男欢女爱；人间的男欢女爱，也丰富了大自然的美德。相反，一旦沦为背景，这张网顶多就是一张花花绿绿的幕布，只能为人类生活中的各种悲、喜、闹剧提供呆板无言的陪衬。从这个角度来看，上古文学作品竟能和现代先进思想吻合，不愧于生态文学的称号。可惜的是，过去人们的偏见，限制了文学的广阔视角，使人们自我意识膨胀，逐渐把自己异化于自然之外，凌驾于自然之上，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可笑的文学分类——自然文学，专指山水游记、田园诗文一类作品。说它可笑，是因为哪里有不涉及自然的文学呢？因此，“自然文学”这个类别，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是含有贬义的，因为它把文学的一个基本共性变得狭隘，使之成为只代表某类题材作品的特性。

现代的环境文学概念是在自然文学的基础上发生、发展出来的。囿于个人认知范围，这里只谈一谈用英语写作的文学作品中从狭义“自然文学”向广义“环境文学”转化的代表作。说是转化，其实也可看做某种意义上的回归，即恢复上古文学天人合一，天生厚德，众生相通相连的广阔视角。这样的作品吸收了现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有的竟然还包含了作者自己的科研成果，因而一些环境文学家本人就算得上自然科学家，自吉尔伯特·怀特《塞耳彭自然史》和亨利·戴维·梭罗《瓦尔登湖》这两部著作问世以后，用英文写作的环境文学作品如雨后的春笋，层出不穷。它们有些共同的特点，就是突出自然生态的网状联系，强调人的自然属性，提倡对环境压力小的简朴生活方式，和对自然万物的热爱。作家们把最新的自然科学成果代入到文学作品，宣示人并非舞台上顾影自怜、唱独角戏的优伶，而是一方水土养育出的芸芸众生中的平等一员。人唯一特殊的地方是具有意识，并可用语言文字记录表达自己对养育万物的那方水土的认知和感受。因此在自然的链条上有着自己特殊的位置，就像那貌似卑微的蚯蚓一样。



■ 俞宁教授

把这些共性总结起来，作为环境文学的特征，就发现类似的作品在中国文学中稀如星凤。从《桃花源记》到《徐霞客游记》，从《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到《北方的河》，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往往是为人类行为提供“背景”，或猎奇志异，以供文人雅士消闲“卧游”之用。但这描写往往缺乏一草一木、一山一石详细而具体的资讯激发兴趣，也没有把自然放在网状主体的地位。换言之，当代中国文学中，“文学即人学”的影子还太深，太重。

2009年的元旦，我们这个很少下雪的地方居然飘起了鹅毛大雪；然而，白窗下对着女作家融融的文集，翻翻书页，竟扇起丝丝清风，因为我不但看到了传统中国作品中对自然的热爱，同时也看到了现代生态文学中对细节的重视。在“Loon 妈妈”一章中，我们不但得知所谓Loons名下包含了许多亚类，而且还学到了它们的“语言”习惯：它们冬天沉默，春天鸣叫，夏天“健谈”。作家不单把话语权还给了鸟类，而且暗示我们，如果我们听不懂鸟语，那就应该认真面对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在《给野猪拜年》一章中，我们更进一步，居然读懂了鸟儿的欢快“肢体语言”。这一章已经初步触及了生态系统的网状联系：虱子寄生在猪鬃里，鸟儿在猪鬃里觅食，同时为野猪解除痛痒；这一连串相生相克的生物链才是鸟儿欢快的物质原因，也是我们自称了解鸟语的证据。我们的祖先曾为了“子非鱼，焉知鱼之乐”的问题争论不休，而这本小书里的个别章节已经初步地，虽然尚为朦胧地，看到了生态系统那张疏而不漏的恢恢大网；这网“举华岳而不重，振江海而不泄”，既能载天地，更能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带来驱除各种污染物的阵阵清风。

俞宁，美国西华大学英国文学教授





引言

整个冬天我都在野外，出门那天，美国的北方已经下了好几场大雪。雪花弥漫，无声无息，干扰我的视线，同时牵引我的思绪。树林寂寞零落得只剩下了稀疏的线条，长短交错，一望无际，却是极其精致，一丝不苟，就像一个老人，经过了春天的娇娆，夏日的狂热，秋天的丰满，此刻，铅华褪尽，在寒风里，战战兢兢，守着最后的那份尊严。只有那百年松柏，仿佛把厚雪当被盖，依旧苍劲葱绿，无动于衷。一阵风吹过，树枝上的白雪大块大块地散开飘扬，好像一只只白鸽，抖动翅膀，扑簌簌降落在地。没有阳光的雪景是阴暗的，白中带青，让人倒抽一口冷气。每年冬天，幸亏有这些永恒的常青树陪伴，否则，真能让生命在冰天雪地中失去活力。

本来在金秋红叶的时节就该走了，不料插进了一个多星期的墨西哥旅游，回来又得了感冒。感冒期间，我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点着壁炉，像只猫那样，蜷缩在炉火边，与世隔绝。临走的那天早上，天晴了，外面渐渐亮起来。等我收拾完毕，一缕阳光正巧从门前参天雪松的胳膊底下穿过来，在窗台上洒下一层薄薄的金辉。窗台上，有一个金属镜框，里面是我准备带走的一张照片。铝制镜框在阳光下突然变色，忽闪忽闪，仿佛暗藏着令人不解的秘密，由灰到银，



由银转绿，由绿转黄，然后隐隐约约地泛滥出金色的光芒。照片也由此而活了起来，眼神是那么喜悦，微笑是那么甜蜜，还有手里捧着的那个精灵，仿佛转动起来，变得不可思议。

这是在加拿大一个度假村的半身留影，我伸出手在半空中接住一只飞鸟，白头白脸白脖子，一身银灰色的羽毛，长长的尾巴像把折扇，忽开忽闭。鸟儿停在摊开的手心里，脚爪钩住我的手指，似乎用了很大的力气。小鸟的眼睛乌黑乌黑，水汪汪圆滚滚，晃头晃脑，四处张望，似乎在探索一个新的世界。照片只留下了一个瞬间，实际上，那天，不知道有多少小鸟在我的手心里停留，不仅停在手心上，还在头上肩膀上留下足迹。因为我喂它们花生米。有一次，甚至停在照相机的长镜头上。



■ 镜头上的小鸟

那个地方叫琼湖度假村（Lac Le Jeune Resort）。根据资料统计，地处高原，有三百多种候鸟，每年春天从南方飞来，深秋时节，纷纷返回。我的房车生活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序言

1

从自然文学到环境文学 / 俞宁

引言

5

第一章

1

爱上加拿大野生圈

3 第一节>> 野外摄影师

6 第二节>> 琼湖度假村 (Lac Le Jeune Resort)

12 第三节>> 绿色 (Organic) 生活

14 第四节>> Loon (潜鸟) 妈妈

21 第五节>> 高原蓝鸟

27 第六节>> 天然舞台

32 第七节>> 盈盈鱼水情

37 第八节>> 生命的挑选——加拿大亚当斯 (Adams) 河观鱼回归

第二章

45

房车生活

47 第一节>> 过暖冬

51 第二节>> 奢侈旅游 纯朴享受

73 第三节>> 福玛沙的白鹭



- 80 第四节>> 马丁湖 (Lake Martin) 的神秘面纱
- 88 第五节>> 好也鳄鱼，坏也鳄鱼——美南惊险游 (Alligators in FL)
- 99 第六节>> 沙漠绿珠——得州宝墨海公园
- 104 第七节>> 波光，鸟影，幽径——岩石渔港一瞥
- 111 第八节>> 给野猪拜年

119

第三章 深入土地

- 121 第一节>> 多一只美丽的眼睛
- 125 第二节>> 飞翔的宝石
- 130 第三节>> 海豚情歌
- 140 第四节>> 相遇荒原
- 154 第五节>> 沙丽娜的生日
- 161 第六节>> 人造岛上的野生景观——访Jetty Island
- 167 第七节>> 叶红情浓好个秋
- 169 第八节>> 森林的苏醒
- 172 第九节>> 枯树的命运
- 176 第十节>> 雪花烂漫四月天
- 180 第十一节>> 西红柿手记
- 183 第十二节>> 赏鹰盛宴

187

又见融融 / 陈瑞琳

192

来自沃特康森林的中国女人——记北美女作家融融 / 张志东

197

代后记 从买房子说开去





第一章

爱上加拿大野生圈

1

CHAPTER | 第一节
野外摄影师

我与小鸟的故事起始于一个野外摄影师的穿针引线。坐落在森林里的家已经造了十多年，应该有许多鸟，但是我却不知道。有一次，西雅图北面，靠近加拿大边境的地方举办候鸟展览。这个摄影师开了三个多小时越境过来，找我去看展览会。

那是春天里的一个周末。前方的山脉郁郁葱葱，路旁的野花含苞待放，我开车从森林的家里出发，从弯弯曲曲的小道缓缓下山，沿着山脚下的瓦特康湖向市中心开去。然后绕上高速公路，约好了在一个购物中心的电影院大门前会面。我叫他大地主，因为拥有大片土地，他却自称西部“牛仔”。

“牛仔”穿一件格子布长袖衬衫，下着蓝布水洗牛仔裤。中等身材，中年人，灰白的络腮胡子，目光炯炯有神，好似一张圣诞老人的脸。

■ 摄影师戴瑞克（Derick），热爱大自然，热爱野生动物，摄影生涯达二十年之久，足迹遍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以及中、南美洲的许多国家。他的车里始终装着军装色彩的野营帐篷，他的摄影器材简直像武器一样沉重，大镜头如同一架小钢炮。他拥有自己的度假村（Resort），在森林和湖泊之间。每年十月到四月，北方“冬眠”期间，他便去南方与鸟为伍。为什么拍鸟？我问他。当时他没有回答，等我自己爱上了拍鸟以后，才感悟到，飞鸟不仅自由美丽，而且拍摄难度最高。我很想到他的度假村看看，填补一个空白。



如果把胡子剃掉，你一定年轻很多。我笑着说。

不见得。他反驳道，二十年前我就是这个模样，从来没有变化。

是吗？我心里想，这是一个不在乎年龄的人。

一见面，他就递给我一本识鸟初学者词典，三百多页，有照片有解释，几千种鸟，身体特征和生活习性以及活动范围，一目了然，书里还配有北美地图。他说，这些都是最常见的候鸟，就在我们身边。罕见的珍鸟另有书。看看你认识多少？

我一下子张口结舌，乌鸦、麻雀、燕子、喜鹊，仅有的几个鸟名都是从中国带来的，未必对得上号。仔细想想，森林里有乌鸦，儿子小时候喂过它们，还有一种深蓝色黑顶鸟，身体有飞鸽那么大，叫不出名字。开春时有燕子来在屋檐下繁殖后代，那些嗷嗷待哺的小鸟整天张大嘴巴，永远吃不饱。我翻了翻书，找到麻雀这一节，因为我对麻雀印象最深，小时候参与过政府号召的歼灭麻雀“人民战争”，曾经调皮地爬到阳台的屋顶上去敲锣，把麻雀吓得四处逃窜。这段经历到了喉咙口差点儿说出来，正好目光落在书上，北美麻雀有三十多种，既会唱歌又会抓虫。我心里一怔，不知当时到底吓跑了多少麻雀，反正一个不留，如果被他知道，还不跟我拼命当刽子手看待？后来我学习到，鸟儿不论迁移多远，都要回家产蛋，抚养后代。麻雀在中国的遭遇仿佛和当年欧洲的犹太人差不多，统统被赶出家园，斩尽杀绝。

他送给我两个野鸟喂食器（Bird Feeder），再去商店里扛了一袋十五磅重的鸟食。鸟食是各种碾碎的谷物和硬果。他把喂食器挂在我们家的大树高处，在阳台上放了一盆清水，关照我要经常换水，一边问道，你们周围有溪流吗？活水最好。他还问我，家里有花生酱吗？有哇。我说。他说，把蜂蜜和花生酱拌在鸟食里，它们最喜欢吃。我说，我婆婆海伦在世时，喜欢用烤肉盘里的肥油拌蜂蜜喂鸟呢。他说，真是好主意。话音刚落，屋顶上传来一阵“咚咚”的敲击声。我们不约而同地抬头看，什么都没有看见。摄影师说，啄木鸟躲在你们家的烟囱里。啄木鸟？我来美国将近二十年，从来没看见过一只啄木鸟，原来就在眼皮底下！

开车去展览会，不到二十英里。公路两旁都是高耸入云的雪松和柏树。摄影师一边开车一边告诉我树林里有哪些鸟。不同的飞鸟，有的停在电线上，有的在天空飞翔，有的在大树枝丫间休息。远处出现一片平原，他看见了小鸟



停在农舍的屋顶。进入海湾时，他看到的鸟，不仅浮在水上，还有的正潜入水底。可是我在汽车的速度中，根本寻找不到目标。人竟是如此不同，摄影师好像有第三只耳朵，一边说话一边在捕捉鸟语。他的视线像扫描仪一样，同样的风景，能看到更细腻的画面。

我一直标榜自己热爱大自然，与他相比，发现有不少功利因素。我爱森林，是因为森林给我新鲜的空气；热爱花草，是因为它们色彩斑斓。飞鸟呢？它们的歌声很美，可是，我却从来没有想到给它们一份具体的关怀。

途中，经过沼泽地时，摄影师把车停在路边，让我用他的望远镜穿过一片沼泽地去看前方一根枯枝上的大鸟，我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原来我连望远镜都不会用。总算看到了，一阵欣喜涌上心头。

候鸟展览由当地的美国观鸟协会（America Birding Association）举办，设在海湾边的一家酒店里。美国观鸟协会是最大的民间爱鸟组织，遍布各个城市。据报道，美国每年观赏候鸟的民众达十万以上。走进旅馆之前，我以为展览会如同动物园似的，有很多珍稀美丽的小鸟被关在笼子里供我们欣赏。

进去一看，完全出于意料。所谓鸟类展览（Bird Show）原来是一个接一个介绍候鸟的区域，来自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以及Resort摆设的展示台。展览会出售观赏器材，比如，望远镜、帐篷等，还有鸟房、鸟食、野营服装和用具等等，没有一只中国式的鸟笼。



家中的果园里，继樱花梨花之后，黑野莓的白花正在怒放，漫山遍野。到了琼湖度假村，野花盛开的画面配上了音乐——百鸟争鸣。

Lac是法语“湖泊”的意思。Le Jeune是一个法国天主教神甫的名字，五十多年前，神甫过世，人们为了纪念他而将湖泊改名，原来的叫Lac Le Fish。Lac Le Jeune是驼鹿、长耳鹿、黑尾鹿、海狸、鹗（Osprey，一种食鱼的大鹰）、鸣鸟、蜂鸟和水禽的栖息地。所谓Resort，中文叫度假村，在西方不仅指风光美妙的借宿之地，还有许多野外生活的服务设施。Le Jeune度假村的特有之处是面对

■ 琼湖度假村的晚霞

